



圖一 南宋 官窯 青瓷琮式瓶  
高18.8，口徑12.8，底徑12.4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細看南宋官窯琮式瓶

蔡玫芬

究竟帝王的興趣可以引發多少種新器物的創生？  
當帝王創燒窯場造器時，究竟需要多少堂皇的理由？  
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如何引起了南宋君王的興趣？  
一件琮式瓶竟是如此艱辛困難的製作！

謝明良教授在《故宮學術季刊》二十三卷一期（二〇〇五秋）

發表〈琮瓶的變遷〉一文，對陶瓷器中這種仿類新石器時代玉琮的瓶形器之傳統、工技，有深廣的討論，並推演了其淵源傳播或功能變遷等問題，使對此種琮瓶造型感興趣者皆能有所啟發。其中他陳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南宋官窯琮瓶（圖一）為較罕見的造型。筆者有幸近距離觀看此件文物，因此願藉此文作為謝教授一文的註腳，而筆者所敘述的許多資料多與謝文雷同或重複

或經他指引而獲知，故謹此先行致謝。

一、  
琮，是古代文獻中祭地的禮器，但其形式卻未能獲得各個時代禮家的共識。直到十九世紀後期，學界才逐漸將一種內圓外方，且上下貫通的中空長管形體稱之為「琮」，並在考古發現中瞭解，在新石器時代的良渚等文化中曾經大量使用琮形器。（圖二、三）

琮的外型裝飾，若從四面來

看，每面的中央直通的部分，通常保持為原管狀器的圓弧壁面，多數光素。每面的兩側各凸出一節節的紋飾，並包過側邊，共同形成寬窄細密線條的成組紋飾；節與節間則深凹下以分隔之，有的凹入深度接近管狀壁身，有的只以稍深的溝槽分隔；而就單面結構言，因左右的節組皆整齊對稱，邊稜凸出管壁，使得中段管壁直長貫通的情況更為明顯。每一節組以方邊為中稜線，由此中稜視之，這凸出的方節仿似在圓管器身上浮雕出直角的三角柱

體，直角的兩面相垂直對稱；每節的上半部為完整的方角，以較寬的二道橫稜凸出，下段另有短稜凸起；節的兩側窄邊為界格管壁而浮雕出邊線或寬邊，於是此三角柱體實際雕刻面積呈現為一長方形；長稜與短稜及其形成的方邊直角成爲此三角柱面明顯的特徵；相形下，其餘三角柱面



圖二 新石器時代 玉琮 浙江餘杭瑤山二號墓出土

的空間面體都顯得較低窪。高浮起的長短稜上通常加刻細紋裝飾，而凹下的空間也常有各式圈點紋線裝飾；過去在鄧淑蘋女士的縝密分析中，這些細密線條組成的大小眼紋或爲與當時代宗教相關的神徽圖案相關。

這種邊緣方角凹凸成節組的奇異裝飾組合，是十九世紀末金



圖三 新石器時代 玉琮 浙江餘杭反山二十號墓出土

石學家所謂「駟」紋，在寬窄凹凸橫線圈點的細節變化間，有其一定的規律。因此從側輪廓線看來，便形成高低凸稜間隔錯落的現象，是十分特殊且難以製作的玉器造形。雖不能明確瞭解在新石器時代文明中花費鉅力作此器形的實質用途與意義，但能感受它必與某種宗教或政治的禮儀相



圖五 龍泉窯 青瓷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龍泉窯 青瓷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方形瓶體為模印成。

關；以江浙地區良渚文化來看，大量出現的琮、璧、圭之間，似受某種成熟的禮法規範，彼此各具不同但相關的禮器意義。

玉琮樣的造形，也出現在南宋以後的瓷器中。這種外型乍看類似玉琮的方形器，實為有底襠的瓶體，為可以盛水的容器，今日一般稱之為「琮式瓶」，與新石器時代中空管狀的玉琮仍有實質功能的差異。而謝明良教授最引人興味的觀點，是他認為琮式瓶這樣的器皿或許是宋元禮器中的「簠」，屬《三禮圖》思維下的形式。這個看法的確為禮器研究開展了寬廣的思考空間。

故宮所藏琮式瓶，件數不可謂少，但除了謝教授文中所提這件南宋官窯青瓷琮式瓶的造形之外，其餘琮式瓶大多以模印的長方四壁組成腹體，再於方肩上接出圓形短頸，方形腹底下另接圈足胎體；也就是說，儘管是圓形口，器身內部卻是方形體的（圖四、五）。外觀上，由頂面俯瞰之，呈現圓形嵌在方形當中，圓



圖七B 清 冬青釉琮式瓶底部黃簽。



圖六B 廣窯系 白瓷琮式瓶底部黃簽。



圖七A 清 冬青釉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八卦為器表裝飾。



圖六A 廣窯系 白瓷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徑與方邊長相近的外方內圓狀；而模印的四壁在外側與鄰邊各組成突起的整齊線紋，這些長短線紋雖明顯沿襲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琮的面文，卻省略原來鄧淑蘋女士所謂的大小眼紋之類極細線的裝飾，只遺留長形多節玉琮的橫「駟」紋。有的琮瓶駟紋變形為八卦文，或不知所云的點線、曲線變化。

琮瓶在南宋與元代的官窯、龍泉窯系青瓷中為數不少。傳世器外也見於兩窯窯址、四川窖藏、新安沈船，後二者且亦有銅質、石質琮式瓶出現。其他窯廠，如，吉州窯鐵繪作品亦有琮式瓶造形，另外台北故宮藏品中還有南方白瓷類、廣窯系列的作品（圖六）。這些作品的功能雖不能確認，不過明代晚期以後被通稱為「著草瓶」則是可確認的事實，是明代用以插花的花器。清高宗乾隆皇帝不識兩端貫通「無底」的新石器時代玉琮，將之稱為「槓頭」、「槓頭瓶」外，還常在舊藏的玉琮裡加上多孔的銅膽



圖八B  
清 乾隆霽青琮式瓶  
底款

或木座，將之改裝成可以插花的「茗草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件冬青釉的小件琮式瓶（圖七A），底部仍貼著一張黃簽：「賞。冬青釉茗草方槓頭瓶貳件。」（圖七B）將「茗草」、「槓頭」同時並稱，而所稱「貳件」，也確實是一對幾乎完全相同的八卦紋小瓶，推估其為乾隆間的作品。清代宮廷用器，自乾隆朝出現此種瓶式，釉彩材質變化極多（圖八~十），其後持續製



圖八A 清 乾隆 霽青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乾隆 青瓷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 乾隆 青瓷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清 嘉慶 霽青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B 清 宣統 琮式瓶底款



圖十二B 清 光緒 霽青琮式瓶底款



圖十三A 清 宣統 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A 清 光緒 霽青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件琮瓶，係以手拉坯形成圓形的體腔，以手觸摸，周壁的中段直長部分係與內壁同時拉坯成圓筒狀，器裡還留下一輪輪拉坯的痕跡（圖一D）。口緣向內平出，使口徑略小於內壁徑。圓筒器壁外，外壁周邊的方角明顯高浮出圓筒壁面。原來四角落的L形方稜是另外貼在圓筒壁上；L形方稜略短於圓筒壁高，因此貼

實。 相較於上述的方體琮瓶，故宮這件南宋官窯琮式瓶的製作卻顯得複雜多了。以高一八·八，口徑一二·八，底徑一二·四分，而口徑幾乎與邊長相等的比例看來，它顯得矮而壯、厚而實。

二、 雖未能掌握，但如一八三〇年左右沈於印尼海域之德興號（Telk Sing）沈船中便有此器形（圖十四），應也是受歡迎的造形，故能夠行銷外地。

上後原來筒壁伸出，托襯為短頸、矮足；四個方稜組成方體的外貌，只是因是貼加成，所以周壁方形體的立面不似前述模印方體琮般的周正平直。然此短頸、方體、矮足的瓶形外貌，大致上與前述其他琮瓶的外型相似。

方稜係模印成凹凸駢紋狀，有五節，節與節間略以稍深的凹槽隔之，每一節左右合觀的周邊較高圍成長方面體的邊框，中央則凹入，因此側面看來，這L形方稜的邊緣凹凸錯落。也由於方稜貼接，L形區域的壁面遂略厚

於中央原來的圓筒壁身，使得全器方壁的中央段落形成直長通貫低平的壁面，正如新石器時代玉琮所蓄意雕鑿出的平面。以本件琮瓶言，L形上端以泥片覆平，狀似平出的方形壁身，但若從底部上觀，便會看到此L形稜與筒



圖十四 德興號沉船出土的琮式瓶，約1830年。

形壁間形成三角形中空的空間（圖一E），這空間應當也有利於厚體的方稜燒造時不致變形。整體瓶子的圓筒體底部為厚實的平底，底部無釉成棕褐色，為原胎色上塗抹另色汁液而成。全器除了此器底與L形的三角空間內部之外，皆滿施濃厚的粉青釉；釉間佈有褐色開片。

由於整件器相當厚，因此四角外拉的張力非常大，這可以從此件琮四壁的開片看出；中段圓筒壁體貫通部分多為平行外拉的橫開片線；延伸到L形稜時，線條向下呈圓弧狀垂伸，且可能受各種雕貼力道與模印厚薄的影響，開片紋細碎凌亂；但整體視之，全器四面周壁的開片都佈如長橢圓狀，平伸的線向外向下垂伸，再於下半段收束回筒身。這四壁相似的開片線似告訴我們壁體結構所承受四稜的拉力。

這種開片現象為前述模製方體的琮所罕見。如台北故宮的龍泉窯琮口，器身內部卻是方形體的（圖五）開片並無一致的方向

性；廣窯琮式瓶（圖六）因胎釉鬆結，故表面滿佈細開片，但也無方向性可言。或許胎體結構的差異是造成開片紋線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 三、

謝教授已在比對各樣出土文物中，辨識三〇年代日本領事米內山庸夫在杭州採集的琮瓶瓷片與郊壇下考古所見琮瓶瓷片，皆與前述龍泉窯琮瓶方形範製成形法相似；他也提及杭州老虎洞窯址考古中有相似於此件故宮南宋官窯琮式瓶的殘件——內圓外方。二〇〇三年夏末，筆者曾在杭州市考古所老虎洞窯的工作站中，亦見到琮式瓶的殘片，其大小比例與製作法的確有與故宮官窯藏品極為相似者。

老虎洞窯是杭州市上城區鳳凰山與九華山之間的狹長地帶，距南宋皇城北城牆不足百公尺。該窯的屬性自發現後便有各種推測，其所燒造的器皿有與傳世官窯絕類者，但其上層堆積又明顯

有八思巴文支釘窯具共出，故其是所謂「修內司窯」、「內窯」，或為「哥哥洞窯」，莫衷一是。比較特別的是，考古人員敘述該窯除了表層堆積外，許多較具早期特徵的殘片堆積，似是蓄意集中掩埋，而考古人員也於事後將許多瓷片拼接成器，已成上千件器，並能於博物館展示。筆者所前往參觀的工作站即在進行此項拼接工作，許多成品都能找到絕對原件的殘片，但其細碎敲破的情形，似乎也讓人聯想景德鎮御器遺留的狀況。

筆者當時所見老虎洞琮式瓶的遺物，其口徑大約十二公分，口緣內伸形成寬約二公分的口寬，L形稜角單邊約三·五公分，這與故宮官窯琮式瓶的一二·八、二·七、三·八的比例相近。從破片看來，全器的胎厚約一公分，底極厚，有的厚達二·五公分，這恐怕是全器極重的原因（故宮瓶亦厚達約一·五公分）。平底，底部塗抹深色汁的情況，也與台北故宮這件官窯



圖一B 釉內開片，圓橢的方向顯現胎體接合所承受的張力。



圖一D 從口部看進去，內部原體拉坯成形的狀況。而四方邊角的頂面是密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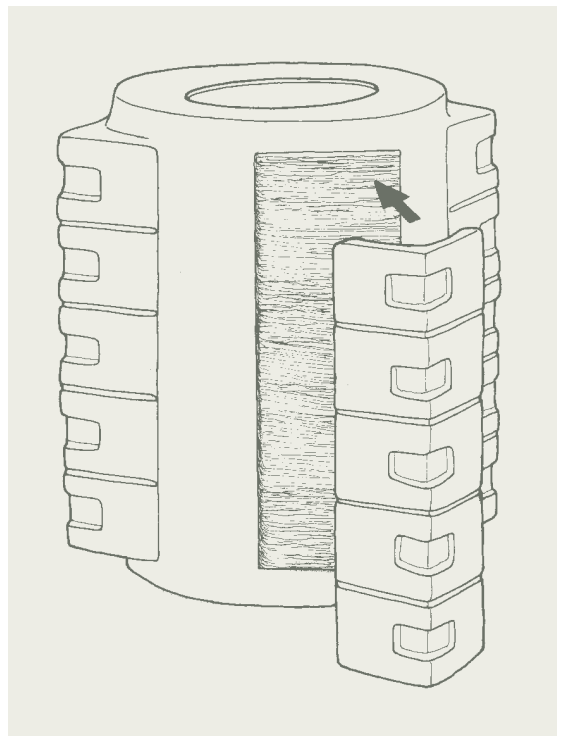
圖一E 底部平而無釉，燒造前塗有鐵汁。而四方邊角的底部可以看出是中空的。



圖一F 四方邊角中空的底部看進去，裡面的壁面無釉，而且有粗糙的刮擦痕。



圖一A 南宋官窯琺瑯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C 南宋官窯琺瑯瓶的成形示意圖。(柯偉國繪)

藏品相似。

殘件所見最特殊的，是在圓筒形的器身上鑿挖出四片長方的空間，將圓弧刮整為平面，再在這平面上銜接L形稜角；這項刮整的邊線極方整，是有規劃而為；然此空間內的刮削動作則很快熟練，刮線成不規則直線狀向下刮削，並無抹平的企圖，因此刮出十分粗糙的面；在已窯燒過的殘器上一些稜立的線條十分刮手。這一點若從故宮官窯琮式瓶的底部上看L形稜與器壁的三角空間，也會看到這種粗糙刮削的痕跡（圖一F）。

粗糙的刮線，相信有助於L形稜角的黏接。讓兩種半乾且都極重的泥胎相接顯然並不容易，有時L形稜的邊緣會削薄，使邊緣緩和，與圓筒壁相連的銜接面平順；有的邊緣還有泥刀修整黏補的痕跡。

然而即使如此，琮形器的成品率仍然不高，有的L形駢紋方稜明顯於燒造中便已斷裂脫落，使得刮削面積裸露。因此要能完

整成器顯然不易。如謝文所統計，傳世相似的外接稜角形琮不過三件，其中一件還是圈足形式。

而更讓人困惑的是，像這樣以厚重的陶泥堆砌，既要圓形拉坯，又得模製方稜，最後還得克服萬難，想盡刮削貼接的方式將兩者組合，使其成為內圓外方的器皿；如此花費功夫製作，究竟目的何在？製作之初究竟是如何起念的呢？

#### 四、

謝教授從禮器形制的觀點看此琮瓶是否為「簠」，筆者則想到另個有趣的問題，來看此種造形之突然出現在禮器中。

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分佈甚廣，造形也略有差異。但故宮此件官窯琮式瓶與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式最為接近，則是不爭的事實。那麼位處杭州的南宋政府，以及大量南來避難的北方人群，以及與曾經追戰南方的金兵攻防的戰事，對江浙一帶的環境生態

是否曾經產生極大的變動？這塊良渚文化時期文明最昌盛的地區是否曾經有地下文物被發現？

（圖十五）

筆者曾經對餘杭的「瓶窯」地名甚感興趣，該地窯場生產烏瓶早見於方志。早在五〇年代初期，對浙江一帶遺址調查時，便會提及該地有所謂「韓瓶」之類的遺留，據稱為宋代窯場。浙江考古所的牟永抗先生曾告知，在良渚文化區內著名的「瑤山」發掘，即是在此瓶窯的「窯山」所考古，為求考古地名之雅，而以「瑤山」為名。雖然他亦證實此地所見多為酒瓶類土陶器，但若年代無誤，或許瑤山新石器時代遺物曾經在宋代挖土造器之際挖出？

當好奇的南宋君臣看到玉琮時會有什麼反應？是否成為琮式瓶的模仿對象？喜愛插花的內廷是否將之作為蒼草瓶來插花？或者即如謝教授所指出是《二禮圖》中內圓外方的「簠」？從老虎洞窯出土的大量鼎、觚、樽來看，



圖十五 杭州附近良渚文化遺址分佈圖

屬典禮用器的可能性甚高。只是《三禮圖》中的簠、簋等禮器，除了器身方圓之別外，還得有龜形器蓋；宋高宗紹興四年在餘姚縣燒造《三禮圖》式的祭器時，簠、簋都指明要帶蓋的；老虎洞窯發表的圖片上未見有類似龜蓋特徵者，而琮式瓶（無論官窯此件或其餘模印器）的口緣亦皆不是很適合與帶子口的器蓋相銜扣。但若從其餘套盒、折沿寬

盆、盤口紙槌瓶、單柄杯、盞托、梅瓶來看，此窯燒造文物又似與官府或內廷的生活用器相關，而不必定為禮器。

究竟帝王的興趣可以引發多少種新器物的創生？筆者曾推測汝窯盤口紙槌瓶的造形構思或與阿拉伯世界的玻璃器相關，是否琮式瓶也緣起於某個恰巧出土的良渚玉琮？老虎洞窯出土許多類似汝窯盤口紙槌瓶的器皿，或許此時已經是通用的形制，不復追尋其原始創意；龍泉窯或郊壇下窯是否也只是遵循既定形制，不復理解原初依照的本樣？

當帝王創燒窯場造器時，究竟需要多少堂皇的理由？且看宋高宗面對臣僚諫止他造七千餘件禮器時，他堂而皇之的說：「當此多事，固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闕，若禮數不備，不如不祭。」在這種意志立下，即使是很生疏的新造型，也會勉力達成。祭祀禮器如此，其他帝王旨意下新創的造型，恐怕也需秉承意旨，使命必達。

然無論製作新器形的緣由為何，單就琮式瓶與良渚玉琮的相似度觀察，老虎洞窯琮式瓶成形複雜且困難、成品率低，卻幾乎能得良渚玉琮圓方比例的要旨；而模範四壁的郊壇下官窯或龍泉窯方體琮，裝飾表現相形簡略，而製作較易，且能較規律化較大量的生產。從工藝仿作的進程看，老虎洞窯的琮式瓶在發心仿造的原創性顯然高過郊壇下類型的琮式瓶。此項比較，僅就一種南宋新興造形的創制先後言之，但對於此種造形的功能、目的，以及老虎洞窯興燒時間，仍難有足夠的論斷。而南宋何以需要以較簡化規律的方式製作較多量的琮式瓶，究竟是生活陳設器或祭祀用禮器之需求？似乎更是引人玩味處。

因此，與其說故宮南宋官窯這件厚重矮壯的琮式瓶是諸琮式方瓶中的變體，筆者卻以為，不如說它是個雛形；是南宋君王擷取它種材質的古意元素，再創新器形的嘗試。